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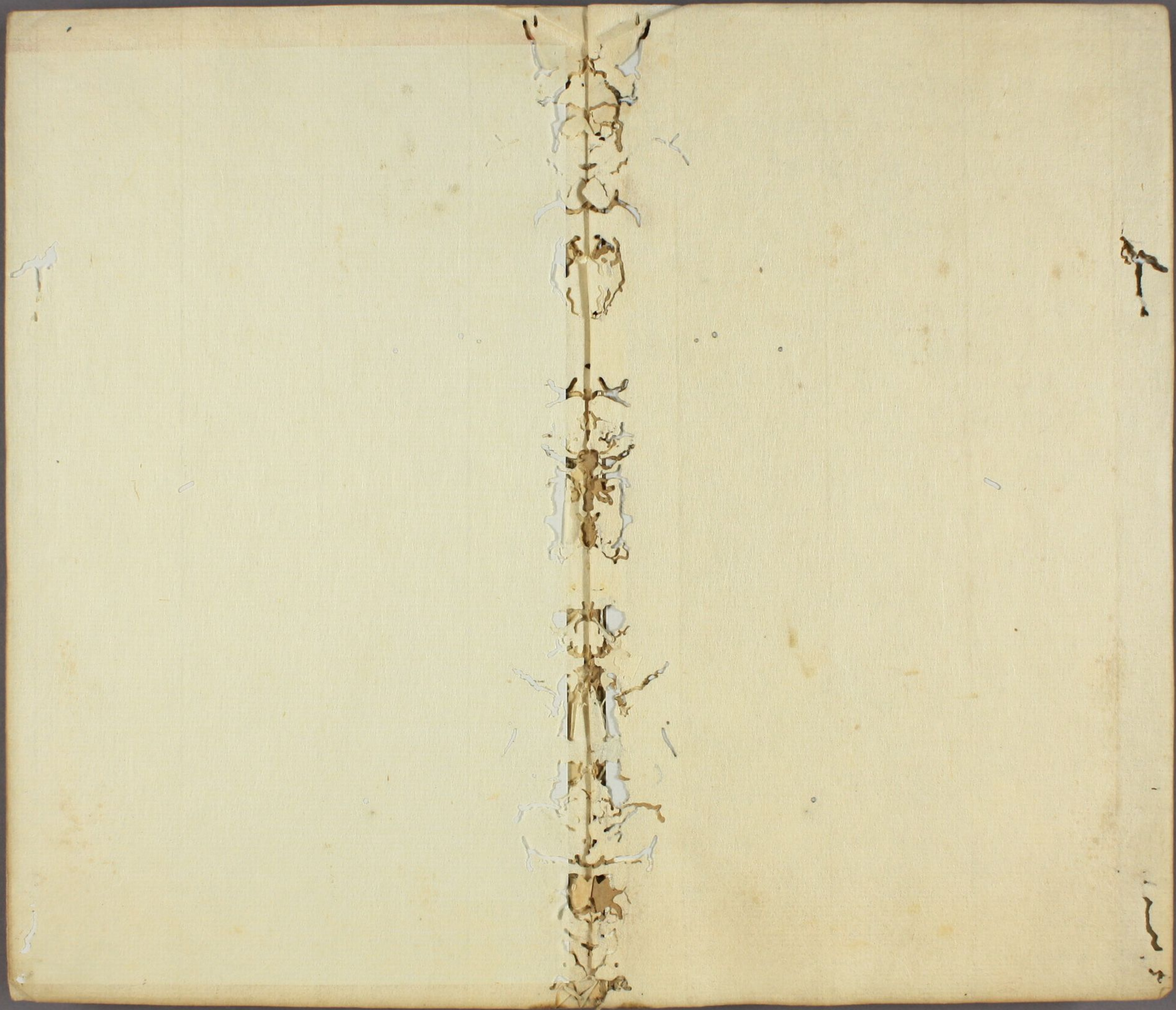
世說補

十五十六 賢媛 術解
任誕上 巧藝 寵禮

五八

服部文庫
イ 17
2080
8





117
2080
8



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卷之十五

宋 劉義慶 撰

梁 劉孝標 注

宋 劉辰翁 批

明 何良俊 增

王世貞 刪定

王世懋 批釋

李 贄 批點

張文柱 校注

世說新語補卷之十五

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卷之十五
張文柱校注

賢媛

○補樂羊子遊學七年。妻常躬勤養母。又遠饋羊子。

飛一作謬

常有他舍雞飛入園中。姑盜殺而食之。妻對雞

泣而不餐。姑怪問其故。對曰。自傷居貧。使食有

他肉。姑亦感悟。棄去。列女傳曰。河南樂羊子之妻。不知何氏之女。有盜欲

犯之。先劫其姑。妻舉刀自刎而死。太守以聞。以禮葬之。號曰貞義。

○補樂羊子嘗行路得遺金一餅。還以與妻。妻曰。妾

聞志士不飲盜泉之水。論語傳考識曰。水名盜泉。仲尼不飲。廉者

不受嗟來之食。禮記曰。齊大饑。黔敖為食于路。以待餓者。有蒙袂戴履。貿貿而

來曰。嗟來食。曰。余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于斯。從而謝之。不食而死。曾子曰。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况拾遺求利以汗其行乎。羊子大慚。乃捐

金於野。

○陳嬰者。東陽人。少修德行。箸稱鄉黨。秦末大亂。

東陽人欲奉嬰為主。母曰。不可。自我為汝家婦。

少見貧賤。一旦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

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史記曰。嬰故東陽令。史。居縣。素信為長者。

東陽人欲立長。乃請嬰。嬰母見之。乃以兵屬項梁。梁以嬰為上柱國。

○漢成帝幸趙飛燕。飛燕讒班婕妤。詛於是考

問辭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修善尚不蒙
福為邪欲以何望若鬼神有知不受邪佞之訴
若其無知訴之何益故不為也

漢書外戚傳曰成帝趙皇后本
長安宮人初生父母不舉三日不灰乃收養之
及壯屬河陽王家學歌舞號曰飛燕帝微行過
主見而說之召入宮大得幸立為后班婕妤者
鴈門人成帝初選入宮大得幸立為婕妤帝遊
後庭嘗欲與同輦婕妤辭之趙飛燕譖許呈后
及婕妤好婕妤好對有辭致上憐之賜黃金百斤飛
燕嬌妬婕妤好恐見危中求供養太后於
長信宮帝崩婕妤好充奉園陵薨葬園中

袁隗妻後漢書袁安傳曰隗字次陽馬倫是季
長女列女傳曰班姬作女誡七篇馬融善之令
妻女習焉倫有名於世妹芝亦有才義

〇〇補

少有才辯融家世豐豪裝遣甚盛隗問曰婦奉
箕帚而已何乃過珍麗乎對曰慈親垂愛不敢
逆命君若欲慕鮑宣梁鴻之高妾亦請從少君

孟光之事矣列女傳曰鮑宣妻桓氏女也字少
君宣嘗就少君父學父奇其清苦

以女妻之裝送甚盛宣不悅謂妻曰少君生富
驕習美飾而吾實貧賤不敢當禮妻曰大人以
先生修德守約故使賤妾侍執中櫛既奉承君
子唯命是從宣笑曰能如是是吾志也妻乃悉
歸侍御服飾更着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
里拜姑禮畢提甕出沒修行婦道鄉邦稱之

隗又曰弟先兄舉世以為笑今處姊未適先行
可乎對曰妾姊高行殊邈未遭良匹不似鄙薄

出汲

苟然而已。又問曰：南郡學窮道奧，文為辭宗。融為南郡太守。而所在之職，輒以貨財為損，何邪？對曰：孔子大聖，不免武叔之毀；子路至賢，猶有伯寮之愆。家君獲此，固其宜耳。隗默然不能屈。

○補曹公問蔡文姬。聞夫人家先多墳籍，猶能憶識之。不文姬曰：昔亡父賜書四千許卷，流離塗炭，罔有存者。今所誦憶，裁四百餘篇。曹公言當使十吏就夫人寫之。文姬曰：妾聞男女之別，禮不親授，乞給紙筆，真草唯命。於是繕寫送上，文無

遺誤。范曄後漢書曰：蔡伯喈女，名琰，字文姬。博學有才辨，妙于音律。適河東衛仲道。夫亡，無子。興平中喪亂，為胡騎所獲，沒于南匈奴左賢王十二年。生二子。曹公素與伯喈善，遣使及金璧贖之。嫁與董祀。

○魏武帝崩，文帝悉取武帝宮人自侍。及帝病困，

下后出看疾，太后入戶，見值侍，並是昔日所愛幸者。太后問何時來邪？云：正伏魄時過，因不復前而歎曰：狗鼠不食汝餘，死故應爾。至山陵，亦竟不臨。魏書曰：武宣下皇后，瑯琊開陽人。以漢延熹三年生齊郡白亭，有黃氣滿室。後日，父敬侯怪之，以問十者王越。越曰：此吉祥也。年二十，太祖納於譙，性約儉，不尚華麗，有母儀

五云
銅雀臺上妓
亦復在耶

德行

王云何必減莊

趙母嫁女。女臨去。敕之曰：慎勿為好。女曰：不為

好。可為惡邪？母曰：好尚不可為。其况惡乎？列女傳曰

趙姬者。桐鄉令東郡虞躡妻。穎川趙氏女也。才

敏多覽。躡既沒。大皇帝敬其文才。詔入宮省。上

欲自征。公孫淵姬上疏以諫。作列女傳解。號趙

母。注賦數十萬言。赤烏六年卒。淮南子曰：人有

嫁其女而教之者。曰爾為善。善人疾之。對曰：然

則當為不善乎？曰：善尚不可為。而况不善乎？景

獻羊皇后曰：此言雖鄙。可以命世人。

許允婦。是阮衛尉女。德如妹。魏畧曰：允字士宗。高陽人。少與清河

崔贊俱。發名於冀州。仕至領軍將軍。陳留志者

曰：阮共字伯彥。尉氏人。清真守道。動以禮讓。仕

魏至衛尉卿。少子。字德如。有俊才而勸以奇。各理。風儀雅潤。與嵇康為友。仕至河內太守。

醜。交理竟允。無復入理。家人深以為憂。曾允有

客至。婦令婢視之。還答曰：是桓郎。桓郎者。桓範

也。魏畧曰：範字允明。沛郡人。仕至大司農。為宣王所誅。婦云：無憂。桓必勸

入。桓果語許云：阮家既嫁醜女與卿。故當有意。

卿宜察之。許便回入內。既見婦。即欲出。婦料其

此出。無復入理。便捉裾停之。許因謂曰：婦有四

德。卿有其幾？周禮：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鄭注曰：德是

貞順。言謂辭令。容謂婉婉。功謂絲枲。婦曰：新婦所乏。唯容爾。然士

此點世說補卷之十五

禮

謂

有百行。君有幾許。云皆備。婦曰。夫百行以德為首。君好色不好德。何謂皆備。允有慚色。遂相敬重。

王云得婦如此故當耐其奇醜

許允為吏部郎。多用其鄉里。魏明帝遣虎賁收之。其婦出誠。允曰。明主可以理奪。難以情求。既至。帝覈問之。允對曰。舉爾所知。臣之鄉人。臣所知也。陛下檢校為稱職。與不若。不稱職。臣受其罪。既檢校。皆官得其人。於是乃釋允衣服。敗壞。詔賜新衣。初允被收。舉家號哭。阮新婦自若云。

勿憂。尋還。作粟粥待。頃之允至。

魏氏春秋曰。初允為吏部郎。選遷

郡守。明帝疑其所用非次。將加其罪。允妻阮氏。跌出。謂曰。明主可以理奪。不可以情求。允領之。而入。帝怒詰之。允對曰。某郡太守。雖限滿。文書先至。年限在後。日限在前。帝前取事視之。乃釋然。遣出。望其衣。敗曰。清吏也。

許允為晉景王所誅。門生走入告其婦。婦正在

機中。神色不變。曰。蚤知爾耳。

魏志曰。初領軍與夏族玄李豐親善

有詐作尺一詔書。以玄為大將軍。允為太尉。共錄尚書事。無何。有人天未明。乘馬以詔版付允。門吏曰。有詔。因便驅走。允投書燒之。不以關呈。景王。魏畧曰。明年李豐被收。允欲往見大將軍。已出門。允回。道不定。中道還取。綉大將軍聞而怪之。曰。我自收李豐。士大夫何為恩恩乎。會鎮此。點世兌甫卷之十五

王云惜不載其書

又云高識至此幾可與司馬宣王對按對下恐脫疊字

北將軍劉靜卒以允代靜大將軍與允書曰鎮北雖少事而都典一方念足下震華鼓建朱節歷本州此所謂著繡畫行也會有司奏允前擅以厨錢穀乞諸俳及其官屬滅於徙邊道矣魏氏春秋曰允之為鎮北喜謂其妻曰吾知免矣妻曰禍見於此何免之有晉諸公贊曰允有正情與文帝不平遂幽殺之婦人集載阮氏與允書陳允禍患所起辭甚酸愴文多不錄門人欲藏其兒婦曰無豫諸兒事後徙居墓所景

王遣鍾會看之若才流及父當收兒以咨母母曰汝等雖佳才具不多率冒懷與語便無所憂不須極哀會止便止又可少問朝事兒從之會反以狀對卒免世語曰允二子奇字子太猛字子豹並有治理晉諸公贊曰奇

泰始中為太常丞世祖嘗祠廟奇應行事朝廷以奇受害之門不令接近出為長史世祖下詔述允宿望又稱奇才擢為尚書祠部郎猛禮學儒博加有才識為幽州刺史

○王公淵娶諸葛誕女入室言語始交王謂婦曰

新婦神色卑下殊不似公休婦曰大丈夫不能

彷彿彥雲而令婦人比蹤英傑魏氏春秋曰王廣字公淵王凌

子也有風量才學各重當世與傳嘏等論才性同異行於世魏志曰廣有志尚學行凌誅并歿臣謂王廣名士豈以妻父為戲此言非也

○王經少貧苦仕至二千石母語之曰汝本寒家

子仕至二千石此可以止乎經不能用為尚書

註

王云許駁大迂且忽下臣字詎是孝標語

王云韻史至王章妻王經母未

助魏不忠於晉被收涕泣辭母曰不從母教以
至今日母都無憾容語之曰為子則孝為臣則
忠有孝有忠何負吾邪世語曰經字彥偉清河人高貴鄉公之難王沈
王業馳告文王經以正直不出因沈業申意後
誅經及其母晉諸公贊曰沈業將出呼經不從
曰吾子行矣漢晉春秋曰初曹髦將自討司馬
昭經諫曰昔魯昭不忍季氏敗走失國為天下
笑今權在其門父矣朝廷四方皆為之致歎不
顧逆順之理非一日也且宿衛空闕亦亦無有
陛下何所資用而一旦如此無乃欲除疾而更
深之邪髦不聽後殺經并及其母將成垂泣謝
母母顏色不變笑而謂曰人誰不歿往所以士
汝者恐不得其所也以此并命何恨之存于寶
晉紀曰經正直不忠於我故誅之按傅賜于寶
所記則是經實忠貞於魏而世語既謂其正直

反

復云因沈業申意向其相
及乎故二家之言深得之

○ ○
山公與嵇阮一面契若金蘭山妻韓氏覺公與
二人異於常交問公公曰我當年可以為友者
唯此二生耳妻曰負羈之妻亦親觀狐趙意欲
窺之可乎春秋傳曰晉公子重耳及曹曹其公
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信負
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
以相夫子必反其國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
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乃饋
盤飧宣壁焉公子受飧反壁他日二人來妻勸
公止之宿具酒肉夜穿墉以視之達旦忘反公
入曰二人何如妻曰君才致殊不如正當以識

度相友耳。公曰：伊輩亦常以我度為勝。晉陽秋曰：壽雅

素恢達，度量弘遠，心存事外，而時與俛仰，嘗與阮籍、嵇康諸人著忘言之契，至於羣子屯蹇於世，壽獨保浩然之度。王隱《晉書》曰：韓氏有才識，壽未仕時，戲之曰：恐寒，我當作三公，不知卿堪為夫人不耳。

不耳。

○賈充前婦是李豐女，豐被誅，離婚徙邊。婦人集曰：充妻

李氏，名婉，李淑文豐誅，徙樂浪。後遇赦得還，充先已取郭配女。

賈氏譜曰：郭氏名玉璜，即廣宣君也。武帝特聽置左右夫人，李氏

別住外，不肯還充舍。晉諸公贊曰：世祖踐阼，李氏

充遣郭氏更納其母，充不許，為李氏築宅而不往來。充母柳氏將以充問所欲言者，柳曰：我教

汝迎李新婦，尚不肯安問他事。郭氏語充：欲就省李，充曰：彼剛

介有才氣，卿往不如不去。充別傳曰：李氏郭氏

於是盛威儀，多將侍婢，既至，入戶，李氏起迎，郭

不覺腳自屈，因跪再拜，既反，語充：充曰：語卿道

何物？按《晉諸公贊》曰：世祖以李豐得罪，晉室又斷不得往還，而王隱《晉書》亦云：充既與李絕婚，更取城陽太守郭配女，名槐，李禁錮解，詔充置

左右夫人，充母柳亦救充迎李，槐怒，攘臂責充曰：刑定律令，為佐命之功，我有其分，李那得與

我並。充乃架屋永年里中，以安李，槐晚乃知，充出，輒使人尋充，詔許充置左右夫人，充答詔以謙讓，不敢當盛禮。晉贊既云：世祖下詔不遣李

還，而王隱《晉書》及充別傳並言詔聽置立左右

此點世說補卷之十五

九

根

夫人充憚郭氏不敢迎李三家之說並不同未詳孰是然李氏不還別有餘故而世說云自不肯還謬矣且郭槐疆狼豈能就李而為之拜乎皆為虛也

李平陽秦州子永嘉流人名曰康字玄中夏名

士于時以比王夷甫孫秀初欲立威權咸云樂

令民望不可殺減李重者又不足殺晉諸公贊曰孫秀字

俊忠瑯邪人初趙士倫封瑯邪秀給為近職小吏倫數使秀作書疏文才稱倫意倫封趙秀徙

戶為趙人用為侍郎信任之晉陽秋曰倫篡位秀為中書令事皆決於秀為齊王所誅遂

逼重自裁初重在家有人走從門入出髻中疏

示重重看之色動入內示其女女直叫絕了其

意出則自裁

按諸書皆云重知趙主倫作亂有疾不治遂以致卒而此書乃言目裁甚乖謬且倫秀兇虐動加誅夷欲立威權自當顯戮何為逼令自裁此女甚高

重每明之亦咨焉

○周浚作安東時行獵值暴雨過汝南李氏李氏

富足而男子不在有女名絡秀聞外有貴人與

一婢於內宰豬羊作數十人飲食事事精辦不

聞有人聲密覘之獨見一女子狀貌非常浚因

求為妾父兄不許絡秀曰門戶殄瘁何惜一女

若連姻貴族將來或大益父兄從之八王故事曰浚字開

此點世說補卷之十五

李云好女子與文君異殊也有好女便立家何必男兒

劉云方幅者四面看得一樣也

林汝南安城人少有才名太康初平吳自御遂史中丞出為揚州刺史元康初加安東將軍遂生伯仁兄弟絡秀語伯仁等我所以屈節為汝家作妾門戶計耳按周氏譜浚取同郡李伯宗女此云為妾妾耳汝若不與吾家作親親者吾亦不惜餘年伯仁等悉從命由此李氏在世得方幅齒遇

○○

王汝南少無婚自求郝普女郝氏譜曰普字道匡太原襄城人仕至洛陽太守司空以其癡會無婚處任其意便許之魏氏志曰王昶字文舒仕至司空既婚果有令姿淑德生東海遂為王氏母儀或問汝南何以知之曰嘗見井

上取水舉動容止不失常未嘗忤觀以此知之

汝南別傳曰襄城郝仲將門至孤陋非其所偶也君嘗見其女便求聘焉果高朗英邁母儀冠族其通識餘裕皆此類

○○

王渾妻鍾氏生女令淑武子為妹求簡美對而未得有兵家子有雋才欲以妹妻之乃白母

譜曰鍾夫人名琰之太傅繇之孫曰誠是才者其地可遺然要

令我見武子乃令兵兒與羣小雜處使母帷中察之既而母謂武子曰如此衣形者是汝所擬者非邪武子曰是也母曰此才足以拔萃然地

名琰之當考

寒不有長年。不得申其才用。觀其形骨。必不壽。不可與婚。武子從之。兵兒數年果亡。

○○○

王司徒婦鍾氏女。太傅曾孫。王氏譜曰。夫人黃門侍郎鍾琰女。

亦有俊才女德。婦人集曰。夫人有文才。其詩賦頌諫行于世。鍾郝為

娣姒。雅相親重。鍾不以貴陵郝。郝亦不以賤下

鍾。東海家內則郝夫人之法。京陵家內範鍾夫

人之禮。晉書曰。渾初襲父爵京陵侯。

○○○

陶公少有大志。家酷貧。與母湛氏同居。同郡范

逵素知名。舉孝廉。拔侃宿。于時冰雪積日。侃室

如懸磬。而逵馬僕甚多。侃母湛氏語侃曰。汝但

髮

出外留客。吾自為計。湛頭髮委地。下為二髮。一作

鬚。賣得數斛米。斫諸屋柱。悉割半為薪。剉諸薦

以為馬草。日夕遂設精食。從者皆無所乏。逵既

歎其才辯。又深愧其厚意。明日去。侃追送不已。

且百里許。逵曰。路已遠。君宜還。侃猶不返。逵曰。

卿可去矣。至洛陽。當相為美談。侃迺返。逵及洛。

遂稱之於羊晫。顧榮諸人。大獲美譽。晉陽秋曰。侃父丹娶

新淦湛氏女。生侃。湛虔恭。有智筭。以陶氏貧賤。紡績以資給侃。使交結。勝已。侃少為尋陽吏。鄱

辯疑當作辨

陶侃本傳曰侃至洛陽時房中令楊暉侃州里也侃詣之暉與同宗見中書郎顧榮、甚奇之吏部郎溫雅謂暉曰奈何與小人王云註顧榮下共載暉有刊落曰此人非凡器也

蚌

劉孟真陶母

揚孝廉范逵嘗過侃宿時大雪侃家無草湛徹所臥薦薦剝給陰截髮賣以供調逵聞之歎息逵去侃追送之逵曰豈欲仕乎侃曰有仕郡意逵曰當相談致過廬江向太守張夔稱之召補吏舉孝廉除郎中時豫章顧榮或責羊暉曰君奈何與小人同輿暉曰此寒俊也王隱晉書曰侃母既截髮供客聞者歎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乃進之於張夔羊暉亦簡之後暉為丁郡中正舉侃為鄱陽小中正始得上品也

陶公少時作魚梁吏嘗以坩餧餉母母封鮓付使反書責侃曰汝為吏以官物見餉非唯不益乃增吾憂也侃別傳曰母湛氏賢明有法訓侃限或勸猶可少進侃悽然良久曰昔年少曾有酒失二親見約故不敢踰限及侃丁母憂在墓

下忽有二客來躬不哭而退儀服鮮異知非常人遣隨視之但見雙鶴冲天而去幽明錄曰陶公在尋陽西南一塞取魚自謂其池曰鶴門按吳司徒孟宗為雷池監以鯪餉母母不受非侃也疑後人因孟假為此說

桓宣武平蜀以李勢妹為妾甚有寵常著齋後主始不知既聞與數十婢拔白刃襲之續晉陽秋曰溫尚明帝女南康長公主正值李梳頭髮委藉地膚色玉曜不為動容徐曰國破家人無心至此今日若能見殺乃是本懷主慚而退妒記曰溫平蜀以李不即知之後知乃拔刃往季所因欲斫之見李在窓梳頭姿貌端麗徐後結髮歛手向主神色

劉孟真其傾吐

李

七占士克甫卷之十五

徐

十一

間正。辭甚悽惋。主於是擲刀前抱之。曰。阿子。我見汝亦憐。何況老奴。遂善之。

庾玉臺希之弟也。希誅。

中興書曰。希字始彥。司空水長子。累遷徐兗二

州刺史。希兄弟貴盛。桓溫息之。諷免希官。遂奔

于暨陽。初郭璞筮水子孫必有大禍。唯固三陽

暨陽。及溫誅希弟柔。債聞希難。逃于海陵。後還

京口。聚眾事。將戮玉臺。

玉臺。庾友小字。庾氏譜曰。友字惠彥。司空水弟

郎。東陽太守。玉臺子婦。宣武弟桓豁女也。

庾氏譜曰。友字弘之。長子。宣。娶宣武弟桓豁之女。宣子友幼。

厲聲曰。是何小人。我伯父門不聽我前。因突入

號泣請曰。庾玉臺常因人。脚短三寸。當復能作

賊不宣武笑曰。塔故自急。遂原玉臺一門。

中興書曰。友當伏誅。子婦桓氏女。請溫得宥。

不可以怪
疑衍一希字

○○

謝公夫人幃諸婢。使在前作伎。使太傅暫見。便

下幃。太傅索更開。夫人云。恐傷盛德。

○○

王右軍郗夫人謂二弟司空。曰。司空惜也。

見二謝傾筐倒屣。見汝輩來。平平爾。汝可

無煩復往。

韓康伯母隱古几毀壞。下鞠見几惡。欲易之。

庾氏譜友字水
見可疑古世說
此友晉書無傳
今按友字弘之
疑是宣字錯
誤在此耳

劉云語世情
可以省
一作倒屣

王云此直短
何足稱賢

物範之母之外答曰我若不隱此汝何以得見古

○ ○ 桓車騎不好着新衣浴後婦故送新衣與桓氏譜曰

桓氏車騎大怒催使持去婦更持還傳

語云衣不經新何由而故桓公大笑着之

和嘉賓喪婦兄弟欲迎妹還終不肯歸和氏譜曰超娶

汝南周閔曰坐縱不得與郝郎同室死寧不同

穴毛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

○ ○ 補 謝太傅寒雪日内集與兒女講論文義俄而雪

世說新語

劉云有女子風致愈奇散髮

驟公欣然曰白雪紛紛何所似兄子胡兒曰撒

鹽空中差可擬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公大

笑樂即公大兄無奕女左將軍王凝之妻也王氏

譜曰凝之字叔平右將軍羲之第二子也歷江

州刺史左將軍會稽內史晉安帝紀曰凝之事

五斗米道孫恩之攻會稽疑之謂民吏曰不須

備防吾以請大道許遣鬼兵相助賊自破矣既

不設備遂為恩所害

王江州夫人語謝遏曰汝何以都不復進夫人

為是塵務經心天分有限

王江州為孫恩所害謝夫人婺居會稽太守劉

此點世說補卷之十五

世說新語卷之十五

此點世說補卷之十五

柳聞其名請與談義。夫人素聞劉名亦不自阻。乃簪髻素褥。坐在帳中。劉束修整帶。造於別榻。夫人風韻高邁。叙致清雅。先及家事。慷慨流連。徐酬問旨。詞理無滯。劉退而嘆曰。實頃所未見。瞻察言氣。使人心形俱服。夫人亦云。親從凋亾。始遇此士。聽其所問。殊開人心。曾晉書曰。劉柳字叔惠。南陽人。劉喬之曾孫。少登清宦。歷尚書左右僕射。時右丞傅迪好廣讀書。而不解其義。柳唯讀老子而已。迪每輕之。柳云。卿讀書雖多。而無所解。可謂書籠矣。時人重其言。

晉劉云。善時尼輩亦如此。

尼者。並遊張謝二家。人問其優劣。答曰。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風氣。顧家婦。清心玉映。自是閨房之秀。

王尚書惠嘗看王右軍夫人。問眼耳未覺惡不。

婦人集載謝表曰。妾年九十。孤骸獨存。願蒙哀矜。賜其鞠養。答曰。髮白齒落。屬乎形骸。至于眼耳。關于神明。那可便與人隔。

韓康伯母殷。隨孫繪之之衡陽。韓氏譜曰。繪之字季倫。父康伯。

太常卿。繪之仕至衡陽太守。於闔廬洲中。逢桓南郡。下鞠是

其外孫。時來問訊。謂鞠曰。我不死。見此豎二世。

作賊在衡陽數年繪之遇桓景真之難也續晉

桓景真字景真大司馬溫之孫父濟給事中叔父玄纂逆見誅亮聚眾於長沙自號湘州刺史

殺太宰甄恭衡陽前太守韓繪之殷撫屍哭曰

汝父昔罷豫章徵書朝至夕發汝去郡邑數年

為物不得動遂及於難夫復何言

宋明帝嘗於內宮大集羸婦人以為歡笑明恭

后獨以扇障面帝曰外舍家寒乞今共為笑樂

何獨不視后曰為樂之事其方自多豈有姊妹

妹集聚而羸婦人形體以此為樂外舍之為歡

適與此不同帝怒遣后令起后兄景文語人曰

后在家為儻弱婦人不知今段遂為剛正如此

沈約宋書曰明恭王皇后諱貞風邠王僧朗之九元嘉五年拜淮陽王妃太宗即位立為皇后

剛為剛作能

補劉孝綽三妹嫁瑯琊王叔英吳郡張嵯南史曰

嵯字四山吳郡人張稷子也方雅有志操能清言為湘東王長史東海徐悱梁書曰

悱字聰敏能屬文任至晉安內史並有文才徐妻尤

為清拔李綽傳曰悱妻所謂劉三娘者也悱卒妻為祭文辭甚悽愴勉本欲為哀文既

觀此文干是閣筆

孝

郊

○補 肅宗宴於宮中。時有蕃將阿布思伏法。其妻配掖庭。因隸樂工。是日為假官之長。宮中女優。自弄假官戲。其

綠衣乘簡者。謂之將軍椿。上及侍宴者笑樂。政和公主獨俛

首不視。上問其故。公主曰。禁中侍女不少。何必

須得此人。使阿布思真逆人。其妻亦同刑人。不

合迫至尊之座。果冤邪。豈忍使其妻與羣優雜

處。為笑謔之具。妾深以為不可。上亦憫惻。為之

罷戲。趙麟因話錄曰。政和公主。唐詩紀事

元相得罪。唐書曰。元載鳳翔岐山人。唐詩紀事

擢拜中書。以貪悞伏法。夫人王氏韞秀。少有識量。節槩頗

聞。掖庭代宗欲令入宮。備彤管箴規之任。王歎

曰。王家十三娘。二十年太原節度使女。十六年

宰相妻。誰能書得長信昭陽之事。得罪亦幸矣。

堅不從命。范攄雲。溪友議曰。韞秀。王縉相公之

秀嫁元載。久而見輕。韞秀謂元曰。何不增學。所

有奩。帳資裝。盡為紙墨之費。元到京。屢陳時務

深契。王旨。肅宗擢拜中書。按通鑑及劉昫唐書

載。妻王忠嗣女。且王縉與載同時作相。史言縉

卑體附之。故縉終以載得罪。不應翁婿同時俱

嗣女無疑。而雲溪友議與杜陽雜編以為韞秀

縉女也。夫范攄蘇鶚皆唐時人。其所載唐事尚

相抵語如此乃知野史所書固多謬妄也

○補中和間時溥既平黃巢獻俘於朝

唐書曰時溥彭城人黃巢

據長安詔徵天下兵進討武寧節度使支詳遣溥赴難及巢攻陳州溥出師討之戰屢捷巢之敗也其將尚讓以數千人降溥并巢姬妾百數僖宗御大元樓

受之宣問姬妾汝等皆勳貴子女世受國恩何為從賊其居首日狂賊凶逆國家以百萬之眾失守宗祧播遷巴蜀今陛下以不能拒賊責一女子置公卿將相於何地乎僖宗不復問皆戮於市人爭與之酒眾皆悲慟昏醉居首者獨不

犯

飲不泣至於就刑神色肅然

唐書曰黃巢曹州冤句人初依尚若

長為亂踰五嶺犯湖湘江浙攻陷京師僭號大齊

補

宋太祖將北征京師謚言軍中欲立點檢為天子

太祖告家人曰外間詢詢如此將若之何太祖

祖姊方在厨引麩杖擊太祖逐之曰丈夫臨大

事可否當自決曾懷乃來家間恐怖婦女何為

邪太祖默然而出

何氏曰太祖姊即魏國長公主

擊父按宋公主傳秦國大長公主太祖同母姊也有姊一人未笄而夭追封陳國長公主豈即此乎

術辭

北帖世說新語卷之十五

七

術解

○○補張平子作地動儀。精銅以鑄。其器圓徑八尺。形似酒尊。尊中有都柱。旁行八道。施關發機。外有八龍首。銜銅丸。下設蟾蜍承之。地或動。則隨其方面。一龍吐丸。其機關巧制。皆在尊中。

范曄後漢書曰

張衡字平子。南陽西鄂人。祖堪。蜀郡太守。衡少善屬文。後游太學。遂通五經。善機巧。尤致思於天文。陰陽。歷算之學。作渾天儀。復造候風地動儀。如有地動。尊則振龍。機發吐丸。而蟾蜍銜之。振聲激揚。向者因此覺知。雖一龍發機。而七首不動。尋其方面。乃知震之所在。合契若神。嘗一龍機發。而地不動。咸怪其無徵。後數日。驛至。果地震隴西。于是皆服其妙。官太史令。出為河間

伺

相徵拜尚書

○○補蔡中郎在陳留。鄰人召中郎飲。比往。酒已酣。客有彈琴於屏。中郎至門。潛聽之。曰。以樂召我。而有殺心。何也。遂反。將命者告主人。以蔡君至門而去。中郎素為鄉邦所宗。主人自起。追問其故。中郎具以告。莫不憮然。彈琴者曰。我見螳螂方。向鳴蟬。蟬將去而未飛。螳螂為之一前一却。吾心聳然。唯恐螳螂之失蟬也。此豈為殺心而形於聲者乎。中郎笑曰。此足以當之矣。

范曄後漢書曰。吳人

批黑世說補卷之一

燒桐以爨，鬯聞火烈聲，知其良木。因裁為琴，果有美音，而尾猶焦。時人各焦尾琴。

○補蔡中郎告吳人曰：吾昔嘗經會稽高遷亭，見屋

椽竹，東間第十六，可以為笛。取用果有異聲，伏滔

長笛賦序云：柯亭之觀，以竹為椽，鬯取為笛，奇聲獨絕。

○補蔡文姬年六歲時，父中郎於夜中鼓琴，絃絕。文

姬曰：第二絃中，郎復故斷一絃以問之。文姬言

是第四絃，並不差謬。中郎云：偶得之耳。文姬曰：

季札觀吳，知興亡之國。師曠吹律，識南風之不

競。由此觀之，何足不知。春秋傳曰：吳公子札來聘，請觀周樂，使也為之。

觀吳之吳，疑當作觀樂

工

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

不怨矣。為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

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南風乎？

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為之

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王乎？

為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

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為之歌幽曰：美哉，蕩乎

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為之歌秦曰：此之謂

夏聲，夫能夏則大，天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為之

歌魏曰：美哉，泝泠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

此則明主也。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

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

若是？為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鄆以下

無譏焉。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

此點世說補卷之十五

三十一

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價。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箭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慚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修之。見舞韶。箭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燭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茂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其出聘也。通嗣君也。故送聘。十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無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樂高之難。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謂子產曰。鄭之執政。後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為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適衛。說遂。瑗。史。向。史。鮒。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於戚。聞鐘聲焉。

免

〇〇補

口異哉。我聞之也。辯而不德。必加於戮。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於幕上。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于三族乎。說叔向。將行。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勉於難。

管公明過清河時適大旱太守問何當有雨公明日今夕當大雨至日向暮了無雲氣眾人並謹噓公明言樹中已有少女微風陰鳥和鳴若少女反風陰鳥亂翔其應至矣須臾雲氣四起大雨傾注。

○○補蒲元性多奇思於斜谷口為諸葛武侯鑄刀三

至

千口自言漢水鈍弱不任淬用水經注曰江水自漢以上至微

弱所謂發源蜀江爽烈是謂大金之元精水經注曰

蜀中錦工織錦濯之命人於成都取江水蒲以

淬刀言雜涪水涪水出廣魏涪縣西北不可用取水者捍

言不雜蒲以刀畫水言雜八升取水者叩頭云

於涪津覆水遂以涪水八升益之又嘗以竹筒

納鐵珠滿中舉刀斷之應手虛落因曰神刀元

傳曰君性多奇思得之天然陶弘景刀劔錄曰蜀主劉備嘗令蒲元造刀五千口

○○

荀勗善解音聲時論謂之聞解遂調律呂正雅

樂每至正會殿庭作樂自調宮商無不諧韻阮

咸妙賞時謂神解每公會作樂而心謂之不調

既無一言直勗意思之遂出阮為始平太守後

有一田父耕於野得周時玉尺便是天下正尺

荀試以校已所治鐘鼓金石絲竹皆覺短一黍

於是伏阮神識晉後略曰鐘律之器自周之末

之至後漢末復隳矣魏氏使協律知音者杜夔

造之不能考之典禮徒依于時絲管之聲時之

尺寸而制之甚乖失禮度於是世祖命中書監

三五

此點世說新語卷之十五

引亦節豆知勞
而烟氣亦異邪

乃

○○

時玉律數枚比之不差。又諸郡舍倉庫。或有漢時故鐘。以律命之。皆不叩而應。聲響韻合。又若俱成。晉諸公贊曰。律成。散騎侍郎阮咸謂勗所造聲高。高則悲。夫凶國之音衰。以思其民困。今聲不合雅。懼非德政中和之音。必是古今尺有長短所致。然今鐘磬。是魏時杜夔所造。不與勗律相應。音聲舒雅。而久不知夔所造。時人為之不足。改易勗性自矜。乃因事左遷。咸為始平太守。而病卒。後得地中古銅尺。校度勗今尺。短四分。方服成。果解音。然無能正者。干寶晉紀曰。荀勗始造正德大象之舞。以魏杜夔所制律呂。校大樂本音。不和。後漢至魏。尺長於古四分有餘。而夔據之。是以失韻。仍依周禮積粟以起度量。以度古器。符於本銘。遂以為式。用之郊廟。

荀勗嘗在晉武帝坐上。食筍進飯。謂在坐人曰。此是勞薪炊也。坐者未之信。密遣問之。實用故。

車脚

○○

子

占○○

王武子善解馬性。嘗乘一馬。著連錢障泥。前有水終日不肯渡。王云。此必是惜障泥。使人解去。便徑渡。語林曰。武子性愛馬。亦甚別之。故杜預問杜預。卿有何癖。對曰。臣有左傳癖。

晉明帝解冢宅。聞郭璞為人葬。帝微服往看。因問主人何以葬龍角。此法當滅族。主人曰。郭云。此葬龍耳。不出三年。當致天子。帝問為是出天子邪。答曰。非出天子。能致天子問耳。青烏子相塚書

曰葬龍之角暴富貴後當滅門

郭景純過江居于暨陽墓去水不盈百步時人

以為近水景純曰將當為陸璞別傳曰璞少好經術明解卜筮永嘉中海內將亂璞投策嘆曰黔黎將同異類矣便結親暱十餘家南渡江居于暨陽今沙

漲去墓數十里皆為桑田其詩曰北阜烈烈巨

海混混壘壘三墳唯母與昆

王丞相令郭璞試作一卦卦成郭意色甚惡云

公有震厄王問有可消伏理不郭曰命駕西出

數里得一栢樹截斷如公長置牀上常寢處災

可消矣王從其語數日中果震栢粉碎子弟皆

稱慶王隱晉書曰璞消災轉禍扶厄擇勝時人咸言京管不及大將軍云君

乃復委罪於樹木

王大將軍嘗坐武昌釣臺聞行船打鼓嗟稱其

能俄而一槌小異王以扇柄撞几曰可恨時王

應侍側曰不然此是回颿槌使視之云船人入

夾口世云敦善識鼓節則應識鼓又善於敦也

和公有主簿善別酒有酒輒令先嘗好者謂青

州從事惡者謂平原督郵青州有齊郡平原有

批點世說補卷之十一

二十五

○ ○ 補 見古世說豪爽注

桓 ○ ○

鬲縣從事言到臍督郵言在鬲上住。

○○

殷中軍妙解經脈。中年都廢有常所給使。忽叩頭流血。浩問其故。云有歿事。終不可說。詰問良久。乃云。小人母年垂百歲。抱疾來久。若蒙官一脈。便有活理。訖就屠戮。無恨。浩感其至性。遂令昇來為診。脈處方。始服一劑。湯便愈。於是悉焚經方。

劉云診之似違
焚方又怪

○○補

樂人王令言妙解音律。大業末。煬帝將幸江都。令言子當從。忽於戶外彈胡琵琶。作翻調安公。

子曲令言時臥室中。聞之大驚。蹶然而起。曰。變急。呼其子。問曰。此曲與自早晚。其子言頃來有之。令言欷歔流涕。謂其子曰。汝慎無從行。帝必不返。子問其故。令言曰。此曲宮聲。往而不返。宮者君也。吾是以知之。帝果於江都遇害。

記曰大業二十年煬帝將幸江都命越王侑留守東都宮女半不隨駕爭泣留帝言遼東小國不足煩大駕帝意不回因戲飛白題二十字賜守宮女云我夢江都好征遼亦偶然但存顏色在離別只今年車駕遂行迷樓記曰帝將再幸江都有迷樓宮人抗聲夜歌云河南楊柳謝河北李花榮楊花飛去落何處李花結子自然成帝召宮女問汝自為之邪曰道塗兒童都唱此

歌帝默然曰天啓之也。因索酒自歌曰宮木陰
濃燕子飛。興亡自古漫成悲。他日迷樓更好景
宮中吐豔。總紅輝。後唐帝提兵入京。見迷樓。
曰。此皆民膏血所爲。命焚之。經月火不滅。

○○補趙耶利善鼓琴嘗云吳聲清宛若長江廣流綿

綿徐逝國士之風蜀聲躁急若激浪奔雷亦一

時俊決樂纂曰趙師字耶利天水人以琴道見
重海內帝王賢貴靡不欽風舊錯謬十

五弄皆削凡歸雅述胡笳五弄譜弟子
達者數人並當代翹楚卒於貞觀十年

○○補李龜年揚太真外傳曰上選梨園弟子中尤者
得樂十六色李龜年以歌墮一代之名

嘗至岐王宅唐書曰惠文太子範睿宗第四子
封岐王好學工書雅愛文章之士

又多聚書畫古蹟爲時所稱聞琴曰此秦聲良久又曰此楚

聲主人入問之則前彈者隴西沈妍後彈者揚
州薛滿

○○補太常缺黃鐘鑄不能成李嗣真居崇業里疑土

中有之弗得其所道逢一車鐸聲甚厲嗣真曰

宮聲也市以歸振於空地若有應者掘之得鐘

衆樂遂和劉响唐書曰李嗣真滑州匡城人博
學曉音律兼善陰陽推筭之術永昌

中拜御史中丞爲來
俊臣所陷配流嶺南

○○補李贊皇作相日有親知奉使京口贊皇曰金山

泉揚子江中冷水張又新水記載陸羽品第天
下二十水揚子江南零水第

七各置一壺其人舉棹醉而忘之至石頭城方
 憶乃汲一甌歸獻李飲之日江南水味大異頃
 歲此頗似建業石頭城下水其人謝過不敢隱
 唐書曰李德裕字文饒趙郡人祖栖筠御史大
 夫父吉甫元和初宰相德裕幼有壯志苦心力
 學年纔及冠志業大成貞元中以兵部尚書平
 章事封贊皇伯後為朋黨所搆貶崖州司戶

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卷之十六

宋 劉義慶 撰

梁 劉孝標 注

宋 劉辰翁 批

明 何良俊 增

王世貞 刪定

王世懋 批釋

李 贄 批點

張文柱 校注

巧義

卷之十六

書云蔡道嘉平云
曲常有仙人遊曰游春
曰游水 中曲鬼谷
曰曰出居北曲高岩
鳥所集感物怨坐
生怨西曲灌木吟秋
愁思三年曲成云
氏筆精

巧藝

蔡中郎性沉審志好琴道嘉平中入清溪訪鬼

谷先生故居山五曲曲有靈迹中郎每一曲制

一弄三年曲成出呈馬季長王子師輩皆嘆異

之范畢後漢書曰王允字子師太原祁人少好大節有志於立功郭林宗見而奇之曰王生

一日千里王佐才也後與士孫瑞結謀同誅董卓

彈碁始自魏宮內用枰奩戲傅玄彈碁賦叙曰漢成帝好蹴鞠劉

向以謂勞人體竭人力非至尊所宜御乃因其體作彈碁今觀其道蹴鞠道也按玄此言則彈

碁之戲其來久矣且梁冀傳云冀文帝於此戲善彈碁格五而此云起魏世謬矣

王云如此駁皆極精

特妙用巾角拂之無不中有客自云能帝使

為之客著葛巾角低頭拂碁妙踰於帝典論帝

戲弄之事少所喜唯彈碁畧盡其妙少時嘗為之賦昔京師少工有二焉合鄉侯東方世安張

公子常恨不得與之對也博物志曰帝善彈碁能用手中角時有一書生又能低頭以所冠葛

巾角拂碁也

陸雲臺樓觀精巧先稱平眾木輕重然後造構

乃無錙銖相負揭臺雖高峻常隨風搖動而終

無傾倒之理魏明帝登臺懼其勢危別以大材

扶持之樓即積壤論者謂輕重力偏故也洛陽宮殿

凌

七占世說補卷之一

凌

抄黑七言不卷之十一
簿曰陸雲臺上壁方十三丈高九尺樓方四丈高五丈棟去地十三丈五尺七寸五分也

○ ○ ○ 韋仲將能書魏明帝起殿欲安榜使仲將登梯

題之既下頭髮皓然因敕兒孫勿復學書文章敘錄

曰韋誕字仲將京兆杜陵人太僕端子有文學善屬辭以光祿大夫卒衛恒四體書勢曰誕善楷書魏宮觀多誕所題明帝立陵霄觀誤先釘榜乃籠盛誕轆轤長組引上使就題之去地二十五丈誕甚危懼乃成子孫絕此楷法著之家令

○ ○ ○ 鍾會是荀濟北從舅二人情好不協荀有寶劍

可直百萬常在母鍾夫人許孔氏志怪曰助會

善書學荀手跡作書與母取劍仍竊去不還世語

曰會善學人書伐蜀之役於劍閣要鄧英章表皆約其言令詞旨倨傲多自矜伐其山此被收也荀勗知是鍾而無由得也思所以報之後鍾兄弟以千萬起一宅始成甚精麗未得移住荀極善畫乃潛往畫鍾門堂作太傅形象衣冠狀

怪

○ ○ ○ 戴安道就范宣學中興書曰遠不遠千里往豫

戴安道就范宣學章詣范宣宣見遠異之以兄

女妻馬視范所為范讀書亦讀書范抄書亦抄書

唯獨好畫范以為無用不宜勞思於此戴乃畫

南都賦圖范看畢。咨嗟甚。以為有益。始重畫。

戴安道中年畫行像甚精妙。庾道季看之。語戴

云。神明太俗。由卿世情未盡。戴云。唯務光當免。

卿此語耳。列仙傳曰。務光夏時人也。耳長七寸。好鼓琴。服菖蒲。莊根。湯將伐桀。謀於

光。光曰。非吾事也。湯曰。伊尹何如。務光曰。疆力

忍。詭不知其它。湯克天下。讓於光。光曰。吾聞無

道之世。不踐其土。况讓顧長康畫裴叔則。頰上益三毛。人問其故。顧曰

裴楷儁朗有識。具正此。是其識具。看畫者尋之

定覺益三毛。如有神明。殊勝未安時。古賢皆為

畫

之贊

○ ○ 顧長康畫人。或數年不點目。精人問其故。顧曰

四體妍蚩。本無關於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

中。

○ ○ 顧長康畫謝幼輿在巖石裏。人問其所以。顧曰

謝云。一丘一壑。自謂過之。此子宜置丘壑中。

○ ○ 顧長康好寫起人形。續晉陽秋曰。愷欲圖殷荆

州。殷曰。我形惡。不煩爾。顧曰。明府正為眼爾。堪

妙也。但明點童子飛白拂其上。使如輕雲之蔽

日。日一作月。

○王中郎以圍碁是坐隱。支公以圍碁為手談。物

志曰。堯作圍碁以教丹朱。語林曰。王以圍碁為手談。故其在哀制中。祥後客來。方幅會戲。

○補羊敬元少便靜默。美言笑。善容止。父不疑為烏

程令王獻之為吳興太守。羊時年十二。王甚知

愛之。嘗夏月入縣。羊着新絹裙。晝寢。獻之書裙

數幅而去。羊本工書。因此彌善。寶蒙述書賦注

太山人。宋中散大夫。與丘道護同受獻之筆法。張懷瓘書斷曰。羊欣師資大令。時多眾賢。非無

雲塵之遠。若親承妙旨。入於室者。唯獨此公。亦猶顏回與夫子有步驟之近。械若嚴霜之林。於

如流風之雪。驚禽走獸。駭駭駭駭。可謂王之善也。臣朝之元老。沈約云。敬元尤長於隸書。子敬之後。可以獨步。時人云。買玉得羊。不失所望。

○補蕭賁是竟陵王子良之孫。南史曰。子良字雲英。武帝第二子也。少有

清尚。禮才好士。天下才學皆遊集焉。有文才。善書畫。嘗於扇上圖

山水。咫尺之內。便覺萬里為遙。矜慎不傳。自娛而已。

○補玄宗忽思嘉陵江山水。假吳生驛遞。令往寫貌。

朱景玄。唐朝名畫錄曰。吳道玄。字道子。東京陽翟人。少孤貧。天授之性。年未弱冠。窮丹青之妙。浪迹東洛。明皇知其名。召入內供奉。及回。帝問之道。玄云。臣無粉

本並記在心遣於大同殿圖之嘉陵江山水一日而就時有李將軍山水擅名亦畫大同殿數月方畢上曰李思訓數月之功吳道玄一日之跡各極其妙也唐朝名畫錄曰李思訓開元中除衛將軍善畫品格高奇為國

朝山水第一

○○補吳道玄嘗畫殿內五龍鱗甲飛動每欲大雨即生煙霧

寵禮

○○補皇甫度遼解官歸鄉范曄後漢書曰皇甫規字威明安定朝那人官度遼

紀

將軍與太常張奐然明太尉段熲桓明並知名顯達稱為涼州三時有以貨得鴈門太守者書刺投謁度遼臥不時起既入見問卿前在郡食鴈美乎有頃白王節信在門度遼驚據而起衣不及帶屣履出迎援手入坐極歡而別時人為之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逢

遼

掖范曄後漢書曰王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人少好學與馬融竇章張衡崔瑗友善安和之後世務游宦更相薦引符獨耿介不同於俗以此不得升進志意蘊憤隱居著書三十餘篇名潛論夫

○○補趙元叔華嶠後漢書曰趙壹字元叔漢陽西縣人體貌魁梧身長九尺美須豪眉望之

寵禮

世說新語卷之十六

賦

懲

相一作加

日

施
顏
頤
俊

甚偉恃才倨傲為鄉里所擯後屢抵罪幾至死
友人救得免乃作刺世疾邪賦以舒其怨憤曰
伊五帝之不同禮三王亦又不同樂數極自然
變化非是故相反駁德政不能救世溷亂賞罰
豈足總時清濁春秋時禍敗之始戰國愈復增
其荼毒秦漢無以相踰越乃更相其怨酷寧計
生民之命唯利已而自足下茲迄今情偽萬方
佞諂自熾剛克消亡紙痺結駟正色徒行嫗孺
名勢撫拍豪強偃蹇反俗立致咎殃獲攝逐物
日富月昌渾然同惑孰溫孰涼邪夫顯進直士
幽蔽原斯瘼之攸與實執政之匪賢女謁掩其
視聽兮近習秉其必權所好則鑽皮出其手羽
所惡則洗垢求其必痕雖欲竭誠而盡忠路絕
險而靡緣九重既不可啓又羣吠之信信安危
在於旦夕肆嗜慾於目前奚異涉海之失袍積
薪而待燃柴納由於閃榆孰知辨其蚩妍故法
禁屈撓於勢族恩澤不逮於單門寧飢寒於堯
舜之荒歲否不飽暖於當今之豐年秉理雖先

俊

日

而非凶違義雖生而匪存有秦客者乃為詩曰
河清不可俟人命不可延順風激靡草富貴者
稱賢文籍雖滿腹不如一囊錢伊憂北堂上抗
麟倚門邊管生聞此辭繫而作歌曰勢家多所
宜咳唾自成珠被褐懷金玉蘭蕙化為芻賢者
雖獨悟所困在羣愚且各守爾分勿復空馳驅
哀哉復哀哉造河南尹羊陟謝承後漢書曰羊
此是命矣夫造河南尹羊陟陟遷河南尹許
受俸嘗食乾飯茹菜禁斷豪右書疏不與交
通斷理冤徒進用善士節操者旌表異行不
得見趙以公卿中非陟無足以托名乃日往到
門既通謁尚臥未起元叔逕入上堂遂前臨之
曰竊伏西州承高風舊矣乃今方遇而遽忽然
奈何命也因舉聲哭門下皆驚奔入滿側陟知

批點世說補卷之十六

七

非常人起延與語。明旦大從車騎，造元叔時，諸計吏多盛飾車馬帷幙。元叔柴車草屏，露宿其旁。延陟坐於車下，相與言談，至曛夕而去。執其手曰：良璞不剖，必有泣血以相明者矣。琴操曰：玉璞以獻楚懷王，使樂正子占之，言非玉。以其欺謾，斬其一足。懷王歿，子平王立，和復抱其璞而獻之。平王復以為欺，斬其一足。平王歿，和復獻，恐復見斷，乃抱其玉而哭。荆山之玉，晝夜不止，泣盡繼之，以血。乃與司空袁逢共稱薦之，名動京師。

空卒

范曄後漢書曰：袁逢字周陽，曾祖安，祖京，父湯，累世三公。而逢以寬厚篤信著稱於時。官至司空。

元帝正會，引王丞相登御牀，王公固辭。中宗引

之彌苦。王公曰：使太陽與萬物同輝，臣下何以

瞻仰。中興書曰：元帝登尊號，百官陪位。詔王導升御坐，固辭然後止。

○補謝幼輿為王大將軍長史。王平子時在敦坐，見

幼輿清談無倦，唯歎謝長史可與言，都不盼敦。

王丞相常懸一麈尾著帳中，後殷中軍來，乃取

之與中軍曰：今以遺汝。

○許玄度停都一月，劉尹無日不往，乃嘆曰：卿復

少時不去，我成輕薄京尹。語林曰：玄度出都，真長九日十一詣之。曰

鄉尚不去。使我成薄德二千石。

孝武在西堂會伏滔預坐。

中興書曰伏滔字玄度平昌安丘人少有

才學舉秀才大司馬桓温參軍還下車呼其兒

領大著作掌國史游擊將軍空語之曰百人高會

臨坐未得他語先問伏滔何在在此不此故未

易得為人作父如此何如

○補

謝萬與太傅共詣簡文萬來無衣幘可前簡文

曰但前不須衣幘即呼使入萬著白綸巾鵠整

○補

古世說不見疑補

王孝孫初為護軍府兵士晉書曰尼本兵家子寓居洛陽卓犖不羈

初入洛詣東海王越不拜越問其時泰山胡毋

彥國與瑯琊王澄比地傳暢晉書曰暢字世道祖嘏魏太常父祗

光祿大夫侍中右僕射暢未弱冠有重名以選

入侍講東宮為秘書丞尋没于石勒勒甚重之

以為大將中山劉輿晉書曰輿字道玄祖勗尚書令

父藩司空邃解音樂善談論羽冠河東裴遐共

齊羊酒詣門邀孝孫門吏疏名呈護軍護軍驚

曰諸名士何得來孝孫時以給府中養馬諸人

便就馬廐下炙羊飲酒醉飽而去竟不見護軍
護軍大驚即與孝孫長假

古世說文學

○

張憑舉孝廉出都負其才氣謂必參時彥欲詣
劉尹鄉里及同舉者共笑之張遂詣劉劉洗濯
料事處之下坐唯通寒暑神意不接張欲自發

劉云此穢悉曲折可尚
王云舊載孝

無端頃之長史諸賢來清言客主有不通處張
乃遙於末坐判之言約旨遠足暘彼我之懷一
坐皆驚真長延之上坐清言彌日因留宿至曉
張退劉曰卿且去正當取卿共詣撫軍張還船

同侶問何處宿張笑而不答須臾真長遣傳教
覓張孝廉船同侶惋愕即同載詣撫軍至門劉
前進謂撫軍曰下官今日為公得一太常博士
妙選既前撫軍與之話言咨嗟稱善曰張憑勃
宰為理窟即用太常博士

一用下有為字

○

謝公作宣武司馬屬門生數十人於田曹中郎

劉云悅子自任
古世說賞譽

趙悅子

伏滔大司馬寮屬名曰悅字悅子
下邳人歷大司馬參軍左衛將軍悅子

以告宣武宣武云且為用半趙俄而悉用之曰
昔安石在東山縉紳敦逼恐不豫人事况今自

此點世說補卷之十六

鄉遜反違之邪

古世說規箴

○補羅君章為桓宣武從事

舍別傳曰刺史庾亮初命舍為部從事桓溫臨

州轉謝鎮西作江夏往檢校之

中興書曰尚為建武將軍江夏

相羅既至初不問郡事徑就謝數日飲酒而還

桓公問有何事君章云不審公謂謝尚何似人

桓公曰仁祖是勝我許人君章云豈有勝公人

而行非者故一無所問桓公竒其意而不責也

下範之為丹陽尹羊孚南州暫還往下許云下

官疾動不堪坐下便開帳拂褥羊徑上大牀入

被須枕下回坐傾昧移晨達莫羊去下語曰我

以第一理期卿卿莫負我

丘淵之文章錄曰範之字敬祖濟陰宛句

人祖岷下邳太守父循尚書郎桓玄輔政範之遷丹陽尹玄敗伏誅

○補蕭思話從太祖登鍾山北嶺中道有磐石清泉

上使於石上彈琴因賜以酒謂曰相賞有松石

間意

沈約宋書曰蕭思話南蘭陵人孝懿皇后弟子也涉獵書傳能隸書解音律便弓馬

官至鎮西將軍

○補王僕射

也

高自標位常自比漢李膺時人呼儉

府為入芙蓉池嘗用庾杲之為衛軍長史謂人

曰昔袁公也作衛軍欲用我為長史雖不獲就按蕭緝與

要是意向如此今亦應須我輩人也儉書曰盛

○補 柳惔與兄悅小時齊名王僕射一日造世隆宅

南史曰世隆字彥緒河東解人父叔宗世隆幼

孤挺然自立涉獵文史音吐溫潤位至尚書僕

射性清廉唯事墳典張緒問曰觀君舉措當以

清名貽子孫耶答曰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

不才將為爭府如世隆謂為詣已及至門唯求

其木也不如一經悅與惔遺謂世隆曰賢子俱有盛才一日見願

今故報禮若仍相造似非本意恐年少窺人南史

曰柳世隆長子悅字文殊少有清致位中書郎

○補 孔休源梁書曰孔休源字慶緒會稽人晉尚書

士受經梁臺建與劉之遴同為太學博士當時

以為美選後為晉安王長史加金紫光祿大夫

為晉安王長史簡文初封王深相倚仗嘗於齋

中別施一榻云此是孔長史坐續世說曰昭明

源入宴居殿與羣公參定謀議立晉安王為太

補 陶貞白隱茅山武帝每有征討大事輒先咨訪

子公卿珥貂挿筆奏決於休源前休源怡然無

愧時人名

為兼天子

此佔世說補卷之十一

月中常有數信時謂山中宰相弘景傳曰弘景家貧求宰縣不

遂永明十年止於句曲山曰此山下是第八洞宮各金壇華陽之天周迴一百五十里昔漢有咸陽三茅君得道來掌此山故謂之茅山乃中山立館自號華陽隱居特愛松風庭院皆植松每聞其響欣然為樂嘗謂門人曰吾見朱門廣厦雖識其華樂而無欲住之心望高巖瞰大澤知此難立止恒自欲就之武帝既早與之遊及即位書問不絕弘景得神符秘訣以為神丹可成而苦無藥物帝給黃金朱砂曾青雄黃等後合飛丹色如霜雪帝服有驗益敬重之每得其書焚香拜受二宮及侯王貴要相繼贈遺多不納縱留者亦作功德大同二年卒顏色不變屈伸如常香氣累日氤氳滿山

○補 李德林每贊平陳之計隋書曰開皇八年以高

哇板

謂郎中薛道衡曰江東可克乎道衡曰克之郭璞言江東分王三百年復與中國合今此數將周一也主上恭儉勤勞叔寶荒淫驕侈二也國之安危在所寄任彼以江總為相准事詩酒友小人施文慶委以政事蕭摩訶任蠻奴為大將皆一夫之用耳三也我有道而大彼無德而小量其甲士不過十萬西自巫峽東至滄海分之則勢懸而力弱聚之則守此而失彼四也席卷之勢事隋高祖隋書曰帝諱堅姓楊氏漢太尉在不疑至堅進爵為王明年稱帝以馬鞭南指曰待平陳之後會以

七寶莊嚴公

○補 侍

韋綬在翰林唐書韋貫之傳曰貫之八伐祖復郎有重名貫之伯兄綬德宗朝為翰林學士貞元之政多參決於內署綬所議多合中道然畏

慎致傷晚多心唐書德宗嘗至其院韋妃從幸日韋

疾故不極其用賢妃不知氏族所出貞元二會綬方寢學士鄭

年冊為賢妃六宮師其德行網欲馳告之帝不許時適大寒帝以妃蜀纈袍

覆而去劉昫唐書曰鄭網字文明少有奇志好

重憲宗朝拜中書侍郎集賢殿大學士網以文

學進踐歷華顯者四十年所居雖無赫奕稱而

守道敦篤耽悅墳典與博聞好古之

士為講論名理之游時人仰其耆德

令狐綯在翰林日夜對禁中帝命以乘輿金蓮

華炬送還院吏望見以為天子來俄傳呼曰學

士歸院康駢劇談錄曰宣宗皇帝有宵衣旰食

與學士候對便以為有宰輔之才一夕於禁林

寓直忽有中使召至便殿引於御榻之前上自

宣令坐問卿來從江表見彼中毗庶安否廉察

郡守字人求瘼之道如何朕常思四海之大尤

州之廣雖明君不能自理常須良弼賢佐邇來

竊窺朝廷皆未覩其忠赤相國降階俯伏曰聖

意如此微臣便合得罪上曰卿纔為翰林學士

所職者朕之絲綸向來之言本不相及既而復

宣令坐以玉杯斟酒賜之御牀案上有書兩卷

指謂相國曰朕聽政之暇未嘗不披尋史籍此

先朝所述金鏡一卷則尚書大禹謨復問卿曾

十四

讀金鏡否試舉其要相國抗聲而誦至亂未嘗
不任不肖理未嘗不任忠賢任忠賢則享天下
之福任不肖則受天下之禍上止之曰朕每讀
至此未嘗不三復後已書又云任賢勿貳去邪
勿疑是則欲致昇平當用此言為首相公拊舞
而稱曰先臣父每言金鏡聖裕可為萬古格言
自非聰明文思無以探其壺奧况堯舜禹湯之
此點世堯甫卷之十一

道在典謨訓誥之間陛下不以黃屋為尊每觀之於夙夜將欲擇賢舉善使庶績咸熙如此則功冠百王事超三五矣上曰曩者仰卿林器今日觀卿詞學臨軒竚立久之謂中使曰持燭送學士歸院及還禁林夜漏將半咸以近臣恩澤殆無其比

○補 錢文僖守西都

東都事畧曰錢惟演字希聖幼為天一柱秀作海三峰之句俶異之咸平中獻所為文章擢知制誥惟演少富貴能志於學文章與楊億劉筠齊名嘗曰學士備顧問不可不該博故其家聚書侷於秘府又多藏古書畫後以平章事判許

謝希深

龔明之中吳紀聞曰謝絳字希深太子賓客濤

之子揚文公薦其才召充秘閣校理寶元初知鄧州自少而仕凡五十年自守不回而外亦不甚異一時賢士大夫無不敬之景初景溫皆為名儒

歐陽永叔

東都事畧曰歐

陽修字永叔吉州廬陵人舉進士試國子監博士皆第一仁宗朝知制誥帝常目之曰如歐陽修者何處得來後以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

同在幕下一日游嵩

山自穎陽歸暮抵龍門香山俄而雪作登石樓望都城各有所懷

希深書曰近詔書遣告嵩嶽

子聰分攝會尹師魯王幾道至是時秋清日陰晚花幽草蘗蔽巖壁正當人力清壯如有朋簪談燕之適升高躡險氣豪心果道徑差平則腰輿以行藪萃乘甚則苾躡以進抵峻極上院躡封禪壇下瞰羣峰乃向所歧望謂非揮翼不可到者皆培塿焉邑居樓觀人物之夥視若蟻壤又尋韓文公所謂石室詣盡東峰頂夕宿頂上露下冷透骨髮明日訪歸路出登封西門道嶺陽縱望太室觀中室之美訪石堂山紫雲洞會將雨而去題名蓋十有四處自長夏門入繞崧

少 斗 加

輟一匝四百里，可謂窮極勝覽矣。今既還府，忽便有塵事，侵汨急寫此奉報。庶代一夕之談。於煙靄中，有車馬渡伊水來。既至，則文僖遣厨傳歌妓至。傳公語曰：山行良佳，少留龍門賞雪。無遽歸也。其高曠愛才如此。周輝清波雜志曰：思公既貶漢東，王文康公曙代為留守。一日訝幕客多遊，責曰：君等自比寇萊公何如？萊公尚坐，奢縱取禍，况其下者？眾不敢對。永叔取手板起立曰：萊公之禍不在杯酒，在老不知退耳。時文康年已高，為之動四坐，偉之。

任誕上

○補鄭泉臨卒時語同輩曰：必葬我陶家之側。庶百

歲之後化而成土，幸見取為酒壺，實獲我心矣。

吳書曰：鄭泉，字文淵，陳郡人。博學有奇志，而性嗜酒。仕吳官太中大夫，使蜀。先主問曰：吳王何以不答吾書？得無以吾正名不宜乎？泉曰：曹氏凌轢漢室，終奪其位，殿下既為宗室，有維城之責，不荷戈執殳為海內率先，而於是自名，未合天下之議。是以寡君未復書耳。先主有慚色。

○補晉文帝大親愛阮嗣宗，恒與談戲，任其所欲，不迫以執事。阮嘗從容言：曾遊東平，樂其土風，願得為東平太守。文帝說從其意。阮騎驢徑到郡，至則壞府舍，諸壁障使內外相望，然後教令清寧十許日，便復乘驢去。

執一作職

任誕

劉伶病酒，渴甚，從婦求酒。婦捐酒毀器，涕泣諫曰：「君飲太過，非攝生之道，必宜斷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唯當祝鬼神，自誓斷之耳。」便可具酒肉。婦曰：「敬聞命。」供酒肉於神前，請伶祝誓。伶跪而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為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醒。毛公注曰：醒，婦人之言。慎不可聽。」便引酒進肉，隗然已醉矣。見竹林賢論

劉伶恒縱酒放達，或脫衣裸形在屋中。人見譏之。伶曰：「我以天地為棟宇，屋室為幃衣。諸君何

為入我幃中？」劉榮至曰：客有詣伶，值其裸袒，伶笑曰：吾以天地為宅舍，以屋宇

為幃衣。諸君自不當入我幃中。又何惡乎？其自任若此。

阮步兵喪母，裴令公往弔之。阮方醉，散髮坐牀，

箕踞不哭。裴至，下席於地，哭弔。裴畢，便去。或問

裴：「凡弔，主人哭，客乃為禮。阮既不哭，君何為哭？」

裴曰：「阮方外之人，故不崇禮制。我輩俗中人，故

以儀軌自居。時人歎為兩得其中。」名士傳曰：阮籍喪親，不率

常禮。裴楷往弔之，遇籍方醉，散髮箕踞，旁若無人。楷哭泣盡哀而退，了無異色。其安同異如此。戴逵論之曰：若裴公之制弔，欲冥外以護內，有達意也。有弘防也。

王云豈可以嗣宗為得中此言何可訓也

○阮公鄰家婦有美色。當壚酤酒。阮與王安豐常從婦飲酒。阮醉便眠。其婦側夫始殊疑之。伺察終無他意。王隱晉書曰。籍鄰家處子。有才色。未嫁而卒。籍與無親。生不相識。徑往哭之。盡哀而去。其達而無檢。皆此類也。

○阮籍嫂嘗還家。籍見與別。或譏之。曲禮。嫂叔不通問。故譏之。籍曰。禮豈為我輩設也。

○劉公榮與人飲酒。雜穢非類。人或譏之。答曰。勝公榮者。不可不與飲。不如公榮者。亦不可不與飲。是公榮輩者。又不可不與飲。故終日共飲而

醉。劉氏譜曰。昶字公榮。沛國人。晉陽秋曰。昶為人通達。仕至兗州刺史。

○補王安豐穎脫不持儀形。好乘巴驥馬。雖為三司率爾私行。巡省田園。不從一人。自以手中挿腰。竹林七賢論曰。我故吏多大官。相逢輒下道避之。

○阮仲容步兵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皆富。南阮貧。七月七日。北阮盛曬衣。皆紗羅錦綺。仲容以竿挂大布犢鼻褌於中庭。人或怪之。答曰。未

能免俗。聊復爾耳。竹林七賢論曰。諸阮前世皆棄事。好酒而貧。舊俗七月七日。法當曬衣。諸阮庭中爛然錦綺。咸時總角。乃豎長竿挂犢鼻褌。此點世說補卷之十一

也。世說新語卷之六

○○

阮渾長成風氣韻度似父亦欲作達步兵曰仲容已預之卿不得復爾

竹林七賢論曰籍之抑渾蓋以渾未識已之所以為達也後咸兄子簡亦以曠達自居父喪行遇大雪寒凍遂詣浚儀令為它賓設黍臠簡食之以致清議廢頓幾三十年是時竹林諸賢之風雖高而禮教尚峻迨元康中遂至放蕩越禮樂廣譏之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至於此樂令之言有旨哉謂彼非玄心徒利其縱恣而已

○○

阮仲容先幸姑家鮮卑婢及居母喪姑當遠移初云當留婢既發定將去仲容借客驢著重服自追之累騎而返曰人種不可失即遙集之母

竹林七賢論曰咸既追婢於是世議紛然也魏末沈淪間巷逮晉咸寧中始登王途阮字別傳曰咸與姑書曰胡婢遂生胡兒姑答書曰魯靈光殿賦曰胡人遙集於上楹可字曰遙集也故孚字遙集

○○

山季倫為荊州時出酣暘人為之歌曰山公時一醉徑造高陽池日莫倒載歸茗芋無所知復能乘駿馬倒着白接羅舉手問葛疆何如并州兒高陽池在襄陽疆是其愛將并州人也

襄陽漢侍中習郁於峴山南依范蠡養魚法作魚池池邊有高隄種竹及長楸芙蓉菱芡覆水是遊燕各處也山簡每臨此池未嘗不大醉而還曰此是我高陽池也襄陽小兒歌之

世說新語卷之六

十九

批黑世說補卷之十六

王云未聞稱阮作賊

祖車騎過江時公私儉薄無好服玩王庾諸公共就祖忽見裘袍重疊珍飾盈列諸公怪問之祖曰昨夜復南塘一出祖于時恒自使健兒鼓行劫鈔在事之人亦容而不問晉陽秋曰逖性通齊不拘小節

又賓從多是桀黠勇士逖待之皆如子弟永嘉中流民以萬數揚土大飢賓客攻剽逖輒擁護全衛談者以此少之故久不得調千古談者總一母生

桓宣武少家貧戲大輪債主敦求甚切思自振之方莫知所出陳郡袁耽俊邁多能袁氏家傳曰耽字彥道陳郡陽夏人魏郎中令渙曾孫也魁梧爽朗高風振邁少侷儻不羈有異才士人多歸之仕

至司徒從宣武欲求救於耽耽時居艱恐致疑試以告焉應聲便許略無慊吝遂變服懷布帽隨温去與債主戲耽素有藝名債主就局曰汝故當不辦作袁彥道邪遂共戲十萬一擲直上百萬數投馬絕叫倘若無人探布帽擲對人曰汝竟識袁彥道不郭子曰桓公擣蒲失數百斛米求救于袁耽耽在艱中便云大快我心作采卿但大喚即脫其衰共出門去覺頭上有布帽擲去著小帽既戲袁形勢呼袒擲必盧雉二人齊叫敵家頃刻失數百萬也

北點世說補卷之十六

二十一

王孝孫早歲喪妻有一子貧無居宅惟畜露車

有牛一頭。每行輒使御之。暮則共宿車上。常歎曰：「滄海橫流，處不安也。」

○補

光孟祖避難渡江，欲投胡母彥國。初至，值彥國與謝鯤諸人散髮裸袒，閉室酣飲，已累日。孟祖將排戶守者不聽。孟祖便於戶外，脫衣露頭於狗竇中窺之，而大叫。彥國驚曰：「他人決不能爾必我。」孟祖遽呼入與飲。時人謂之八達。晉書曰：孟祖，樂安人也。初為博昌小吏，縣令使送客，冒寒舉體凍濕，還遇令不在，解衣炙之，入令被中，臥令還，大怒，將加嚴罰，逸曰：「家貧衣單，沾濕無可代，若不暫溫，熱必凍死，奈何惜一被而殺一

人乎？令流而釋之。後舉孝廉，元帝以為軍諮祭酒。

任愷既失權勢，不復自檢括。或謂和嶠曰：「卿何以坐視元哀敗而不救？」和曰：「元哀如北夏門，拉攏自欲壞，非一木所能支。」晉諸公贊曰：愷字元

識國幹，萬機大小多綜之，與賈充不平。充乃啓愷掌吏部，又使有司奏愷用御食器，坐免官。世祖情遂薄焉。

○補

胡母彥國至湘州，爾時三伏中，彥國坐正衙，搖扇視事。其子子光從容顧語曰：「彥國復何為自貽伊戚？」晉陽秋曰：彥國子謙之字子光。

批點世說新語卷之十一

劉云市井笑話

○○劉道真少時嘗漁草澤善歌嘯聞者莫不留連有一老嫗識其非常人甚樂其歌嘯乃殺豚進之道真食豚盡了不謝嫗見不飽又進一豚食半餘半廼還之後為吏部郎嫗兒為小令史道真超用之不知所由問母母告之於是齎牛酒詣道真道真曰去去無可復用相報

阮宣子常步行以百錢拄杖頭至酒店便獨酣

賜雖當世貴盛不肯詣也名士傳曰阮修字宣子陳留尉氏人好老

易能言理性簡任不喜見俗人時誤相逢即念去傲然無營家無儋石之儲晏如也瑯邪王凝

仲為鴻臚卿謂曰鴻臚丞差有祿卿常無食請作不修曰為復可耳遂為鴻臚丞太子洗馬

○補

宋禕是石崇妓綠珠弟子有國色善吹笛後在

晉明帝宮帝疾患危篤群臣進諫請出宋禕時

胡賢悉見帝曰卿諸人誰欲得者眾人無言阮

遙集時為吏部尚書對曰願以賜臣帝即遣出與之

○○

張季鷹縱任不拘時人號為江東步兵或謂之

曰卿乃可縱適一時獨不為身後名邪答曰使

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文士傳曰翰任性自適無求當

王云季鷹此意甚遠欲破世間

北帖世說新語卷之十一

三二

世時人貴
其曠達

○ ○ 畢茂世云。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

中便足了一生。晉中興書曰。畢卓字茂世。新蔡人。少傲達。為胡毋輔之所知。大

興未。為吏部郎。嘗飲酒廢職。比舍郎釀酒熟。卓因醉。夜至其甕間取飲之。主者謂是盜。執而縛之。知為吏部也。釋之。卓遂引主人燕甕側。取醉而去。溫嶠素知愛卓。請為平南長史。卒。

○ ○ 賀司空入洛赴命。為大孫舍人。經吳閶門。在船

中彈琴。張季鷹本不相識。先在金閶亭。聞絃甚

清。下船就賀。因共語。便大相知。說問賀。卿欲何

之。賀曰。入洛赴命。正爾進路。張曰。吾亦有事。北

王云此故有致

京因路寄載。便與賀同發。初不告家家。追問酒

知。賀循別傳曰。循字彥先。會稽山陰人。本姓慶。高祖神。避漢帝諱。改為賀氏。父劭。吳中書令。以忠正見害。循少嬰家禍。流放荒裔。吳平。乃還。秉節高奉。元帝為安東王。循為吳國內史。

○ ○ 鴻臚卿孔羣好飲酒。王丞相謂云。卿何為恒飲

酒。不見酒家覆瓿布。日月糜爛。羣曰。不爾。不見

糟肉。乃更堪久。羣嘗書與親舊。今年田得七百

斛。秫米。不了麴蘖事。

○ ○ 有人譏周僕射與親友言戲。穢雜無檢節。鄧粲

去飲周顛。顛曰。王道與周顛及朝士。詣尚書。紀瞻觀伎。瞻有愛妾。能為新聲。顛於眾中。欲通其妾。露其醜穢。

七占北苑南卷之十六

二三

何乃以色為事

顏無作色，有司奏。周曰：吾若萬里長江，何能不一千里一曲。

○ ○ 王長史謝仁祖同為王公掾。王濛別傳曰：丞相

協贊中興，旌命所加。必延俊乂，辟濛為掾。長史云：謝掾能作異舞，謝

便起舞，神意甚暇。晉陽秋曰：尚性通任，善音樂。

問為洛市肆工。鵠鶴舞甚佳。戎性通任，尚類之。王公熟視，謂客曰：使人思安豐。

○ 補謝鎮西着紫羅襦，據胡牀，在大市佛圖門樓上。

彈琵琶作大道曲。

○ ○ 溫太真位未高時，屢與揚州淮中估客樗蒲，輒不競，嘗一過大輸物，戲屈無因，得反與庾亮

劉云太真賭身奴貨

善於舫中，大喚亮曰：卿可贖我，庾即送直，然後

得還。經此數四。中興書曰：輸有備期，之目而不拘細行。

溫公喜慢語，下令禮法自居。下壺別傳曰：壺正色立朝，百寮嚴懼。

貴遊子弟，莫不祗肅。至庾公許，大相割擊，溫發口鄙穢，庾

公徐曰：太真終日無鄙言。重其達也。

周伯仁風德雅重，深達危亂，過江積年，恒大飲

酒，嘗經三日不醒，時人謂之三日僕射。晉陽秋曰：初顯

以雅望獲海內盛名。後屢以酒失。庾亮曰：周侯末年，可謂鳳德之衰也。語林曰：伯仁正有姊喪，三日醉，姑喪，二日醉，大損資望。每醉，諸公常共屯守。

王三為卒，石誠無踰此

蘇峻亂，諸庾逃散。庾冰時為吳郡，單身奔亡。民吏皆去，唯郡卒獨以小船載冰，出錢塘口。遽際覆之時，峻賞募覓冰，屬所在按檢甚急。卒捨船市渚，因飲酒醉，還舞棹向船，曰：何處覓庾吳郡？此中便是。冰大惶怖，然不敢動。監司見船小，裝狹，謂卒狂醉，都不復疑。自送過淞江，寄山陰魏家得免。中興書曰：冰為吳郡，蘇峻作逆，遣軍伐冰。冰乘部奔會稽。後事平，冰

欲報卒，適其所願。卒曰：出自廝下，不願名器。少苦執鞭，恒患不得快飲酒，使其酒足，餘年畢矣。無所復須，冰為起大舍，市奴婢，使門內有百斛酒，終其身。時謂此卒非唯有智，且亦達生。

殷洪喬作豫章郡。殷氏譜曰：羨字洪喬，陳郡人。父識，鎮東司馬。羨仕至豫章

太守。臨去，都下人因附百許函書，既至石頭，悉擲水中。因祝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喬不能作致書郵。

王光祿云：酒正使人人自遠。周隆安記曰：王薤，字叔仁，小字阿

此點世說補卷之十一

興父濛司徒左長史風流標望蘊為鎮軍將軍亦得世譽續晉陽秋曰蘊素嗜酒末年尤甚及在會稽畧少醒日

○ ○ 桓車騎在荊州張玄為侍中使至江陵路經陽

岐村村臨江去荊州二百里俄見一人持半小籠生魚徑

來造船云有魚欲寄作膾張乃維舟而納之問

其姓字稱是劉遺民中興書曰劉麟之一字遺民張素聞其

名大相忻待劉既知張銜命問謝安王文度並

佳不張甚欲話言劉了無停意既進膾便去云

向得此魚觀君船上當有膾具是故來耳於是

便去張乃追至劉家為設酒殊不清旨張高其

人不得已而飲之方共對飲劉便先起云今正

伐荻不宜久廢張亦無以留之

○ ○ 桓子野每聞清歌輒喚奈何謝公聞之曰子野

可謂一往有深情

桓 ○ ○ 王劉共在杭南酣宴於王子野家謝鎮西往尚

書墓還謝氏譜曰謝裒字幼儒陳郡人父衡葬

後三日反哭諸人欲要之初遣一信猶未許然

已停車重要便回駕諸人門外迎之把臂便下

裁得脫幘着帽酣宴半坐乃覺未脫衰

宋明帝文章志

曰尚性輕率不拘細行兄葬後往墓還王濛劉

惔共遊新亭濛欲招尚先以問惔曰許仁祖正

當不為異同耳惔曰仁祖韻中自應來乃遣要

之尚初辭然已無歸意及再請即曰軒馬其率

此如

回

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卷之十六

蔡邕入青溪訪鬼谷先生舊居山有五曲一曲製一弄山之東曲常有仙人遊焉
故作遊春曲南曲有洵冬夏常淶故作淶水曲中曲即先生所居也深窅岑寂故
幽居曲北曲高巖猿鳥所集感物愁坐故作愁曲西曲灌木吟秋故作秋思曲
三年出示馬融、甚異之 古詩所十一琴曲歌辭逸

